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 摇晃的 三脚架

弗·霍达谢维奇 ● 著  
隋然 赵华 ● 译

东方出版社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 摇晃的三脚架

弗·霍达谢维奇 ● 著  
隋然 赵华 ● 译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霞

装帧设计:李颖明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晃的三脚架/(俄)弗·费·霍达谢维奇著 隋然 赵华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10

俄罗斯优秀作家随笔丛书

ISBN 7-5060-1341-X

I. 摇…

II. ①霍… ②隋… ③赵

III. 随笔-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4

## 摇晃的三脚架

YAOHUANG DE SANJIAOJIA

(俄)弗·费·霍达谢维奇 著

隋然 赵华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250千字 印数:1-4000册

ISBN 7-5060-1341-X/Z·138 定价:21.10元

# 摇晃而不倒的三脚架

(译者序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大量浪迹国外的文学游子纷纷“回归”到梦牵魂系的俄罗斯。霍达谢维奇便是其中之一。

弗拉季斯拉夫·费利齐安诺维奇·霍达谢维奇 1886 年 5 月 28 日生于莫斯科。他天赋极高,三岁时学会了阅读,六岁时写出了第一首诗歌。1904 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05 年 3 月在《秃鹰》出版的文选中首次发表诗作,同时转入语文系。自 1906 年起他陆续在《天平》、《金羊毛》、《转折》、《舵》、《莫斯科之声》、《俄罗斯新闻》、《俄罗斯之晨》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和评论文章。他一生共出版了五本诗集——《青春》(1908)、《幸福的小屋》(1914)、《种子的道路》(1920)、《沉重的竖琴》(1922)、《诗集》(1927);文学及文学史专著《俄罗斯诗歌研究文集》(1922)、《普希金的诗歌经营》(1924)(霍达谢维奇不承认这是他的著作,认为他本人没有同意并参与出版)、《杰尔查文》(1931)、《关于普希金》(1937);一本回忆录《伟墓》<sup>①</sup>(1939)。此外,他发表的各种评论和回忆文章达数

---

① 《伟墓》:国内有译为《大墓地》或《名人墓》。

百篇之多。1922年6月22日他离开苏俄，7月1日来到柏林，1925年4月定居巴黎。其间游历了威尼斯、罗马、都灵、伦敦、贝尔法斯特、拿波里、索伦托等地。1939年7月14日，霍达谢维奇病逝于巴黎。

近年来霍达谢维奇引起研究者和读者越来越大的关注。在众多的“回归”作家中，霍达谢维奇以其多产和多样化的创作出类拔萃。除了上面列举的作品，他还从事了大量的编辑和翻译工作。霍达谢维奇是一位“被遗忘的”作家，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随着他的作品在俄罗斯不断再版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其他国家出版，霍达谢维奇很快便会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据其应有的一席之地。

“白银时代”是一个具有文艺复兴色彩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文学创作活动异常活跃，一大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文学流派也呈百花齐放的景象。那么霍达谢维奇究竟代表的是哪一种文学流派呢？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不属于任何流派。他在自传中写道：“早生十年，我会成为颓废派分子和象征主义者的同时代人……而当我后来进入诗歌界的时候，正赶上那个时期最重要的流派已经自我枯竭，但产生新流派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我和茨维塔耶娃靠不上任何流派，也挨不上任何人，永远都是孤独的，‘古怪的’……文学分类者和文选编辑者不知该把我们放在何处。”霍达谢维奇一贯反对形式主义，特别是未来主义，并与之对抗了整整二十多年；他认为脱胎于象征主义而又反对象征主义的阿克梅主义“除了这一名称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结果，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他也反对内容至上

的观点,认为“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形式自然是真正内容的一部分,那些强加给作品的、而不是从作品中直接产生的思想是不能用来暗中替换内容的”。或许有人认为霍达谢维奇属于颓废派,如果他在九泉之下得知这一说法,一定会拍案而起,用最激烈的言辞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著文反驳。他在评论象征主义时就说过:“象征主义提出的新任务同样为诗歌开辟了新的权利。一些新的主题得到了启示,一系列形象得到了改造,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被摒弃了,诗歌获得了新的自由。与象征主义形影不离的颓废派恶魔急于将自由变成肆无忌惮,将独创变成标新立异,将新意变成矫揉造作……如今象征主义已经成为了过去,但那些恍如隔世的‘古怪的东西’和‘非现实的东西’,所有那些颓废派小老头们的扭扭捏捏、蹦蹦跳跳,我们至今仍时有所见。我们学会了用遗憾的冷笑来对待他们……要想最终明白颓废派是多么的可笑和恶劣,需要具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力。”霍达谢维奇确实有遵循古典主义规范的倾向,这也相应地表现在他的辩解上:“文学内在的生命是以周期性爆发的形式进行的,就像马达一样。文学的精神就是永恒爆发和永恒更新的精神。在这些条件下保持文学传统正是观察这些爆发进行得是否有节奏,是否正常,是否有益,并防止它们毁坏机体。所以,保守文学与反动文学毫无共同之处。保持传统的目的完全不是要中止那些微小的爆发或革命,它们都是文学发展的动因,恰恰相反——而是要保持一定的条件,使这些爆发能够持续、顺畅和有益地进行。文学上的保守主义者是永恒的点火者:火种的守护者,而不是熄灭

者。”霍达谢维奇对象征主义颇有好感,随时都会对它评论一番,观点也很客观,但不允许别人对它进行恶意的歪曲和攻击。在俄罗斯 19 世纪的著名作家中,他最为欣赏的是杰尔查文和普希金,因而也写出了研究他们的专著。

霍达谢维奇的文学观比较公正客观,同时又富有个性。在文学批评问题上他坚决反对曲意逢迎、大唱赞歌。有时他言辞激烈,情绪化明显,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冷静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处处以事实为依据,令人信服。霍达谢维奇十分重视文艺理论研究,认为作家不应该“对文学上的抽象问题也表现出深深的漠然态度”,而应该“对该文学的走向发挥作用,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文学创作原则”。在谈到侨民文学的生存时他强调:“任何一种文学都具有延续自己生存的特点,对此别无他法,只能保持永恒的内在运动。只要文学能够维系一定的、有点类似于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的进程,它才会具有活力并保持生命力。周期性地更换形式和思想不仅是文学保持生命力的特征,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因为如此,霍达谢维奇既是作家,又是文艺理论家。当然,由于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对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他对个别问题的看法不无个人情感的色彩,尚有待于分析和探讨,但这些看法并非没有事实依据。

霍达谢维奇具有很高的语言修养,文笔犀利,文思敏捷,讲究风格,委婉而不失力度,嘲讽而不失风度,且知识渊博,旁征博引,这一切都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霍达谢维奇常常引用很多批评对象的诗歌及其他作品片段作为分析的事实依

据。尽管这些诗歌及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曾被译成中文,有些译文甚至还不止一个版本,但与霍达谢维奇的理解相比,个别译文颇显差异和失误,尤其是一些关键词语。鉴于这种情况,译者对霍达谢维奇引用的所有诗歌及作品片段无一例外地全部进行了重译。

本书选译了霍达谢维奇 32 篇散文随笔(排列顺序同原文版本,其中赵华译前 12 篇,隋然译后 20 篇并校对全书),涉及“黄金”、“白银”两个时代的部分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相信会给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些著作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俄罗斯文学,而且可以为我们提供值得分析和借鉴的文学理论观点。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些著作进一步认识“回归”俄罗斯文学的霍达谢维奇。

三脚架之所以被摇晃,是因为它自己能够稳固地站立;“单脚架”或“双脚架”之所以不被摇晃,是因为它们自己不能够站立,要想站立,就得有人扶持,而被扶持的站立是不会持久的。三脚架不可能不被摇晃,但不会倒下。普希金这个三脚架曾被不同的人摇晃过,但至今仍屹立不倒。如今,霍达谢维奇这个曾长久地站立在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三脚架又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愿摇晃它的不是那些“顽皮的孩子”。

隋 然

1999 年 8 月 28 日北京



# 目 录

摇晃而不倒的三脚架(译者序言) .....	( 1 )
杰尔查文 .....	( 1 )
过去和现在 .....	(15)
德米特里耶夫 .....	(18)
格里鲍耶陀夫 .....	(26)
普希金彼得堡系列小说 .....	(37)
关于解读普希金 .....	(66)
诗歌的某些单纯之处 .....	(75)
关于普希金学 .....	(86)
摇晃的三脚架 .....	(95)
关于丘特切夫 .....	(106)
为纪念果戈里而作 .....	(118)
关于契诃夫 .....	(126)
幼年 .....	(134)
安德列·别雷 .....	(160)
莫斯科文艺小组 .....	(193)
失败者 .....	(210)

比亚利克 .....	(227)
关于安年斯基 .....	(237)
关于西林 .....	(251)
流放文学 .....	(262)
俄罗斯诗歌 .....	(275)
关于新潮诗歌 .....	(303)
并非光彩的光彩 .....	(321)
曼德尔施塔姆及《忧郁》 .....	(325)
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及《好汉》 .....	(327)
吉皮乌斯及《生动的面孔》 .....	(335)
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 .....	(346)
关于象征主义 .....	(354)
关于布宁的诗歌 .....	(360)
布宁及其文集 .....	(371)
关于形式与内容 .....	(380)
诗歌的危机 .....	(388)

# 杰尔查文

(纪念诗人逝世一百周年)

1816年7月8日,杰尔查文与世长辞。假如在其逝世一百年后的今天,诗人复活了并出现在我们中间,他一定会大发雷霆。这个唠唠叨叨、不安分的老家伙,在自己作品的封面上只写了《杰尔查文全集》,连名字都没有,因为他会说:

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世上也只有一个杰尔查文!

他将多么失望,他将怒气冲冲地掩上长衫的衣襟,拉低秃头上的帽檐,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荣誉变成了什么。这一荣誉是多年的辛劳、忙碌、纠葛、有时甚至是屈辱换来的。这里既有神思飞扬的追求,也有诗情画意的幻想。他这位俄罗斯的阿那克雷翁<sup>①</sup>,一向“在严寒中,在小壁炉边”赞美他所喜爱的姑娘们——普拉米达、弗谢米拉、米莲娜、赫洛娅,如今将多么沮丧、多么痛苦地借用另一位晚辈诗人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声:

---

<sup>①</sup> 阿那克雷翁(公元前375—490),希腊抒情诗人。

当未来某一天一位大胡子演说术教师  
以你为例给学生们授课，  
那一刻幸福将意味着什么！

在学校学习时，我们所有人都背诵《上帝》或《费丽察颂》，目的仅仅在于一次性永远摆脱杰尔查文，并不再情愿地光顾他。我们被迫永远记住，《费丽察颂》的歌手的创作是俄罗斯伪古典主义的经典范例，即某种本质上虚伪的、不适宜的、不正确的东西，就像是某种寿终正寝（谢天谢地）、化为灰烬并成为“历史”的东西。谁也不会回顾这种东西。

然而，这其中却有天大的冤枉。说什么伪古典主义，就像是压上了一块巨大的墓碑，谁也别想从下面站立起来。此外，杰尔查文的诗歌中翻滚喷涌着创作的源泉，深深地激动人心，强劲有力，栩栩如生，恰恰不是虚伪矫作。杰尔查文的诗歌与生活密切相关。

18世纪，特别是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俄罗斯富于创造和辉煌灿烂的世纪。杰尔查文曾是叶卡捷琳娜众多的志同道合者之一，这不仅体现在提倡教育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国家体制领域里。在叶卡捷琳娜时代，这两个领域的联系比任何时候都紧密。任何文化生活，包括诗歌创作，都是国体的直接组成部分，因为不仅仅必须要塑造俄罗斯的一系列外在形象，还要在这些外在形象中激励一种鲜明的文化精神。作为诗人、同时也作为行政官的杰尔查文就是这样一

个俄罗斯的直接建设者。因此可以说，他的诗歌完全不是时代的文献，不是时代的反映，而是其内容的某一现实部分；他的诗歌并非反映了杰尔查文时代，而是诗歌本身，包括一些其他的因素，创造了这个时代。在那些日子里，胜利的大炮与胜利的诗歌协调呼应。杰尔查文是一个和平斗士，苏沃洛夫则是一个军事斗士。他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只不过有时会变换武器。许多人恐怕未必知道，不仅杰尔查文为苏沃洛夫献过诗，苏沃洛夫也为杰尔查文献过诗。而且杰尔查文也曾一度参加过对普加乔夫的作战。或许，他们之中一个人的军事胜利与另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成果乍一看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们的紧张劳作之中也有共同之处。牢记“胜者王侯败者贼”这一信条，苏沃洛夫随时随地尽可能取胜。而作为行政官和诗人的杰尔查文则孜孜不倦地工作。“美好的东西”是他的工具之一，他不是谄媚的御用文人，而是一个高尚的诗人，用慷慨的手挥洒美好的钻石，而且从不考虑这一慷慨的动机。他知道，美好的东西永远都是这样的。他的灵感有如星火燎原：

房屋空荡，树林空荡，  
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片空荡。  
就像是沉沉黑夜，  
寂静在森林中瞌睡。  
整个大自然一片忧郁，  
可怕的黑暗四处弥漫，

恐惧也追踪而至；  
如果风儿不再吹响，  
如果溪流不再潺潺，  
那么死神将降临我们头上。

此诗是为“叶卡捷琳娜陛下巡访白俄罗斯”而作，但这无关紧要。这些诗歌只是被机械地收入了作品集。诗人所产生的真正恐惧、实在而又可怕的自然界赋予的死亡感受，当然完全不是因为女国君的移驾，尤其这一移驾又是顺利和短暂的。重要的是，这一恐惧产生了，并被强烈地表达出来了。这些精彩的诗句被收入“正式的”颂诗中，不过是杰尔查文慷慨的诗情，仅此而已。惶论什么“御用诗歌”，既天真又短视。

对杰尔查文的许多作品进行历史分析是有害的，因为这些作品是艺术家的创作，而不是历史文献。这种害处不是指在我们心目中贬低这些作品，而是指避开其主要的和最有价值的内容。《费丽察颂》的**美妙之处**不在于它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写成的，也不在于它塑造了这些或那些历史人物，而在于**塑造**这些人物的**事实本身**，在于它们是如何被塑造的。正像杰尔查文后来所写的，他第一个“敢于用讽刺的俄罗斯文体颂扬叶卡捷琳娜的美德”。他所自豪的不是发现了女皇的美德，而是第一个“用俄罗斯讽刺文体”说话了。他意识到，他的颂诗首次艺术地体现了俄罗斯的日常生活，是我们现代小说的萌芽。假如“老家伙杰尔查文”能活到哪怕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章写成之时，他会在其中听到自己颂诗的回音。

杰尔查文前人的抒情诗几乎完全是程式化的。诗人们将外部世界和自身的情感以“理想的”和有些抽象的、纯粹的、朴素的方式描绘出来。他们不懂得调色和轻描淡写。杰尔查文首次开始以艺术家的眼光描绘世界。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俄罗斯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

他是俄罗斯第一个善于(或者说渴望)表达自己本来个性的诗人，即生动真实地绘出自己的肖像，保持自己的原貌，摆脱古典主义的伪装。难怪他作为一个诗人和高官，却戴着圆形帽、穿着长衫让人画像留给后人。

在生活中他是祖国和沙皇的忠实仆人。过分地崇尚法律、真理和直率使他常常令人“不快”，因此他的仕途坎坷，大起大落。他有时会感到痛苦，却从不放弃。他盛怒之下说给保罗皇帝的话，至今在报刊上还得用省略号代替。杰尔查文的许多诗句与直率和诚实有关，我们会感到这些诗句有些枯燥简单，但无论如何不能低估它们的能量。比如，颂诗《致君王与法官》就发出了一个真正诗人的强音：

复活吧，上帝！正直的人们的上帝！

请倾听他们的呼声：

来吧，审判和惩罚那些魔鬼，

你便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君主。

顺便提及的是，在《纪念碑》中他引以为自豪的是“面带微笑向沙皇陈述真理”。他低估了自己，因为他不仅会带着忠实

仆人小心翼翼的微笑、也会带着诗人的愤怒向沙皇陈述真理。

与此同时,杰尔查文还会给我们呈现出另一种有些乏味和威严的形象,一个高官杰尔查文在他私人家庭生活中的形象,一个摆脱了公务、缪斯<sup>①</sup> 宠儿的形象,一个殷勤好客、勤于持家的主人形象,一个善待下人、奢侈享乐、在珍馐美酒中能够忘记世上一切事情的老爷的形象。他同样满意自己家庭的安康和富足:

金黄色的鲑鱼美味异常,  
奶油和红菜汤也已端上;  
玻璃瓶中盛满美酒,  
时而如冰块浮动,时而又熠熠发光,令人神往;  
香炉散发出宜人的芬芳,  
果篮中的水果喜气洋洋,  
仆人们息声屏气站在四周,  
恭候你就座开场;  
苗条年轻的女主人  
正准备将玉手呈上。

在自由奔放和丰富多彩的《兹芳卡》的树林和田野中,他厌倦了险恶的沙皇宫廷,愉快地向往“独处和恬静”:

---

<sup>①</sup> 缪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美术科学的九个女神之一。也作诗神、诗才讲。



呼吸天真无邪的空气，畅饮洁净宜人的晨露，  
眺望红艳的朝霞、初升的太阳，  
我在百合和玫瑰之间寻找美丽的地方……

而在家中，“夸张装饰的正厅”对他来说价值无限，他欣赏自己的富足，善于并喜爱描写物品、图画、水晶制品、“各种亚麻、呢绒、棉布衣服、各种样式的餐巾纸、桌布、地毯、壁毯、以及花边和编织物”。他享受着凭窗可眺的景色：

有时从牲口棚、从鸡舍、从池塘，  
有时在油坊、在蜂房，  
放眼望去，树枝下一片金黄。  
时而是紫红色的浆果，时而是天鹅绒般的蘑菇，  
鳊鱼群泛起一片银光。

医生和村长向他汇报农民的生活，然后他写道：

正午的钟声已经敲响，奴仆们一阵奔忙。  
女主人会同宾客走向桌旁。  
我向桌上望去——各色佳肴摆设出悦目的花样。  
绛红色的火腿、鲜绿色的菜汤加蛋黄，  
红酥嫩黄的烤饼、白亮的奶酪、绯红的大虾，  
鱼子酱就像树脂和琥珀一样，